





王恕

王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也正統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評事陞寺副上言刑罰不中者六事命著為令出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作資政書院以教郡子弟遷江西右布政使勦平流賊吳廣華遷河南左布政使尋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流民南陽豪爭礦殺人恕擒其渠魁餘悉解散以內艱去襄陽盜起詔恕起復會兵擊走之與千劉千斤有功初大將欲縱兵搜山恕不可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榜諭流民使復業



進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歲旱蝗禱于濟瀆大雨命  
有司捕蝗復上疏自劾且乞崇儉去奢以回天意是  
歲蝗不為災入覲言時政六事 上采納焉轉南京  
刑部左侍郎丁外艱服除改刑部左侍郎巡視漕河  
上疏乞禁馬快船私貨及轉輸通州倉糧赴京汰  
河冗官 上皆納之作漕河通志改南京戶部左侍  
郎尋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陳禦邊方略時鎮守  
中貴人私市外夷誅求無厭劾之其用事指揮郭  
景懼而自盡乃械送其下數人并輸所沒寶石于京  
師陞右都御史中貴人以黃鸚鵡上獻怒上疏極言

其不可受略曰漢末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為  
不祥夫鸚鵡本綠羽而今黃其羽豈非野鵲變色之  
類歟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今四夷久缺朝貢之  
禮交人漸有不臣之心豈宜役耳目之玩忽不虞之  
戒伏望明降詔旨痛絕貢獻凡花木禽獸寶石玩好  
一切禁止時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怨言故事駕帖  
下諸司司禮監用印刑科掛號皇城諸門關防今皆  
無之何以為信又曰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  
騰衝一夫啓釁致犖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不  
報在雲南凡九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動天下戊戌

改南京都察院石都御史叅贊機務兼督江操進南  
京兵部尚書叅贊如故上言內庫歲久物貨當焚毀  
者請出之易銀以造官艦江北五衛京操官軍不宜  
放回失居重馭輕之道考選四十八衛指揮寺官四  
千員進退一以至公己亥命巡撫南直隸條上六事  
請禁兩京收糧官苛政罷光祿寺厨役所食白粲易  
以脫粟從之恕以中官貢獻太多所在擾害疏乞取  
回織造官凡四方珎玩奇貨戒勿以獻不報辛丑江  
南夏旱秋大水奏免蘇松常鎮應天太平六府秋糧  
六十五萬餘石馬草二十七萬餘石免蘇州停徵折

糧銀九萬兩布九萬疋米九千餘石湖州糧二十六  
萬餘石馬草一十九萬餘石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  
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  
家而下戶多官田乃為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  
稍增之公私便焉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索奇玩同  
惡王臣孫麒尤暴橫所至驚懼恕上言當此凶歲宜  
遣使賑濟而乃若此昔唐太宗遣使梁州諷李大亮  
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  
蘇頲不奉詔臣敢不效之且具言其失人心傷國體  
致召災沴詔下戒敬而常州監生湯聚上言鄉人段

銓有古書名截江網僧院有古刻絲羅漢觀音像遣  
蔡馳傳取之恕復上疏論止尋命太監段英往蘇松  
造藥梅冰梅恕極言其不可且併論王敬先是敬誣  
奏常州知府孫仁復誣奏恕 憲廟不問而密遣人  
偵敬盡得其姦贓諸狀乃收捕下獄敬戍 孝陵衛  
王臣斬首東市梟之江南恕因申救仁得復任上林  
苑錄事邵義以傳奉驟遷蘇州府判具疏論之有旨  
邵義勒為民併降黜李孜省等十二人甲辰轉南京  
兵部尚書仍叅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以諫造永昌  
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恕言二人志在盡忠

而得罪恐百官自此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誰復  
言之疏入有旨令致仕 孝廟即位召為吏部尚書  
尋加太子太保抑僥倖獎名節拔滯淹中貴人無敢  
以私干者守備蔣琮與南京給事中周絃御史張曷  
相訐奏絃曷外補琮自如恕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上未允而言官交奏以為老  
臣言宜聽絃曷乃得改京任徽王乞陞釣州為府晉  
王乞為世子別設典膳皆論止之兩廣都御史秦紘  
奏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去恕極言紘當用乃起  
為戶部尚書知州劉槩御史李興以忤劉文穆下獄

恕為力辨得減死內降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為本司  
叅議恕言之遂中寢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恕言  
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步之不為害若謂已行無  
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皆未行乎恕忠清直亮遭  
時得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刑部時順德知府黎  
求明以歐公使人獲譴浙江布政使劉福壽以督造  
段尺不如式致罪會赦不原恕言詔所以示信於天  
下而黎求明等獨不蒙宥是不信也乞復其職復上  
疏論鎮守太監許提問四品官及濫受民詞之害語  
極詳切既秉銓衡如鉅鹿耿公裕華亭張公悅襄城

李公 莆田彭公韶盱江何公喬新太原周公經錢  
塘倪公岳恚引置當路極天下之選恕致仕家居幾  
二十年以碩德宿望師表海內卒年九十三贈太師  
謚端毅子承裕官至戶部尚書清慎有父風

袁襄曰端毅公以忠誠受知 憲廟所論奏皆譏侵  
貴近無復諱避悉見優納及秉衡鑑抑躁獎恬黜幽  
陟明援薦群賢布列三事弘治初明良一德朝野清  
晏唐之貞觀宋之慶曆不足多也求之於古其希文  
君實之倫歟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之第三子也少穎異年十一翰林脩撰周中規見而奇之問曰能讀何書曰陳子徑通鑑續編曰其書何如喬新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義軒則採恠誕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辨似未當中規大驚嘗以趙普事實其父曰觀其沮立德昭逢君之惡而史氏於其死顧書爵乎吳澄以宋舉人而仕元何以從祀文淵奇之景泰庚午中江西鄉試甲戌舉進士丙子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丁父憂歸服闋改刑部陝西

司主事武清農婦牧牛于野二戒卒驅其牛去錦衣衛捕盜者坐以強盜喬新曰此白晝奪人物耳律當徒盜有分所劫絲繒遺逆旅主人巡徼者并執之以為同盜喬新曰此分贓耳當與強盜殊科司寇陸瑜喜曰子慎刑若此不愧乃翁矣廣東司分轄錦衣衛官校率暴橫司官多優假之否則拮據報復喬新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輒坐以法不少貸百戶有逐其舅之子而奪其產者舅子死其孫訴于官而指揮袁彬方右百戶以囑喬新不聽悉奪財產還其孫百戶啣之嗾刺事者拮據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

陞福建按察副使時浙寇盜採壽寧諸縣銀礦募鄉  
兵擊擒之遂奏減礦課之半福寧土豪尤氏殺人拒  
捕以計擒其父子悉寘之法福清薛氏歲通番事覺  
欲為亂捕而誅之清流之歸化里地介將樂沙縣之  
間其民恃險不出徭賦奏立歸化縣楊龜山書院為  
戒卒所據下令脩其墳復其書院且籍廢寺田百畝  
畀楊氏世奉祀焉擢河南按察使鈞州人趙甲飲陳  
乙酒肆夜歸溺于河甲之子訟乙歐死誣服喬新曰  
肆櫛比民居毆必有聞去河遠負尸投之必有見者  
驗甲尸腦有沙石乙得辨出開封歲饑賑之陞湖廣

右布政使剝棄大水漂溺千餘家躬為拊循發粟給  
錢葺其居成化辛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西兼督兵三關北虜入寇設伏灰溝橋斬獲甚衆小  
王子寇大同圻輔震驚喬新以刑部侍郎奉勅巡邊  
經略戰守為必搥老營之計虜遁走山西大饑人相  
食承命往賑請發內帑并准益銀數萬兩勸貸富室  
得粟數十萬石所活三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  
附籍者六萬餘戶播州宣撫楊友謀奪其弟楊爰宣  
慰使遂以及狀誣奏之命喬新往訊具得其情奏誅  
友黨數人削其官而遷之保寧孝廟即位進南京刑



部尚書奏還留守所奪民蘆洲請給精微批以年官  
核私出駕帖京師大水乞選官錄囚請禁京師胡服  
胡語言多聽納大學士劉吉惡其剛直嗾御史鄒魯  
以事誣喬新遂乞致仕大理少卿屠勳及科道累奏  
薦起竟不用弘治壬戌卒于家喬新鯁介寡與筮仕  
即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終其身  
不食言進士時奉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文淵寄  
贈白金文綺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喬新  
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  
卒不受在閩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分其遺貨遺三

司獨力辭不獲輸于公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武成  
德喬新嘗薦之驢以犀帶銀器喬新笑曰我知君君  
不知我邪成慚而退致仕日楊燮遣使致金銀為壽  
并獻文梓一無所納或言似可受喬新曰戒之在得  
正在今日喬新博學好古所著有周禮註解左傳擷  
英宋元史臆見椒丘集平生氣節友彭韶文學友丘  
濬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袁袁曰何椒丘之德學政事亦近時所罕也而卒以  
諛廢使大用之其事業惡可量哉世傳椒丘之賢過  
其父太宰公要必有不誣者

彭韶

彭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也天順丁丑進士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改廣東署員外郎有張岐者自外臺擢僉都御史韶以其人非才力論不可且請召王竑李秉彜盛以從人望下詔獄都給事中毛如論赦得宥尋進本司郎中外戚指揮周遵與圻內民爭田命韶往勘還奏曰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國戚重傷國本邪再下詔獄科道交章言韶無他得釋尋有請荒田者上顧曰彼不見周遵之事柰何又請邪立寢其奏星變

復上疏言漸不克終者四事以為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方物於皇妃或加中宮之上又褒崇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等此正家之禮未終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之意深矣近年增益數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輒宥弗罪所請輒從此防微之意未終也成化初罷天下貢獻儉約之德著矣茲者復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此持儉之德未終也成化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近日公卿無故輒加保傅寺監諸司多

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濫予恩澤此用人之道未終也陞四川按察副使開縣劉某與其族爭里役陰嗾扈氏焚滅其家死者二十一人捕而寘之法定遠曾某乘從兄避盜掠其家財事覺夜聚群小殺之死者十有二人論如律焚毀諸淫祠陞廣東左布政使鎮守太監顧恒歲貢方物民不勝擾奏減其半太監梁方第某錦衣千戶也私採禽鳥等物進貢韶復論之忤旨調貴州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愛民禮士吳人稱焉踰年召為大理卿未上坐前論貢獻事非宜改右副都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

軍務復陳時政及議糧運 孝廟初以薦召為刑部侍郎詔巡視浙西劾罷守臣之亡狀者尋兼僉都御史整兩浙陂政疏言浙西益利倍浙東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宜定折價之輕重及減溫處課額事竣還朝倣鄭俠流民圖圖竈戶窮苦狀以進改吏部左侍郎與太宰王恕協心銓裁人不敢干以私庚戌冬彗星見天津承詔言四事曰厚根本曰減役錢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韶於正近侍及之略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區柴炭盡付其手凡有奏請無不先允而後

下於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  
犯多從寬宥毆人至死竟不提問或提問成獄旋復  
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  
者給葬生者蓋祠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  
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收攬綱權斥遠佞倖又請復  
午朝廷見大臣面議政事 上嘉納之陞刑部尚書  
時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贓罪事  
聞以屬吏韶奏奪其爵景干內降併欲危紘韶執不  
易復下大臣廷議竟如韶言景追贓未及付一詔免  
之韶復論奏不從亢旱求言陳四事乞速斷荆庶人

之獄正內官王萌苗通高永之刑減昌國公墳塋工  
程優免陵戶差役言皆切直癸丑累疏乞致仕歸乙  
卯卒于家賜謚惠安所著有名臣贊錄三卷續莆陽  
志十卷成都志二十五卷天曹日記北岳代行稿秋  
臺錄及滯稿若干卷行于世

袁袞曰彭惠安好直諫挺挺論奏兩幽犴獄勁氣不  
少兼其素養定燭理明故也時與何椒丘同負重望  
竟以剛直不獲柄用天下惜之易名惠安殊不稱情  
見素林公俊嘗請改謚議竟寢

秦紘

秦紘字

山東單縣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南道

御史以事忤都御史軒輅疏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  
薦知雄縣歷嘉穎二州有惠政成化中為鞏昌知府  
清廉自守禁官府買賣歷遷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  
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  
堪奏紘欺蔑 純皇帝怒逮下錦衣獄命內臣尚身  
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身還奏 上親閱  
其貲嘉嘆良久曰紘貧一至是邪詔釋紘且賜鈔萬  
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汪直以事至他巡撫率屈禮  
以見紘獨與抗禮直素重紘不較也而紘密疏直多

帶旗校騷擾地方請禁治之直還京 上問諸省撫  
臣孰賢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伏  
罪稱紘賢不已 上釋之總制兩廣時總兵官安遠  
侯柳景貪而不法紘論之逮下刑部獄追贓鉅萬梏  
其爵景挾戚腕干內降冀減其贓且擬他事誣紘亦  
被逮赴獄坐免臺諫文章申救吏部尚書王恕極言  
紘當大用乃起為戶部尚書紘為都御史風采益峻  
劾罷御史姜紘鞏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之風平生  
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  
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表表曰秦公挺挺守正不撓能使汪直稱其賢此非  
誠服其心爾耶

章懋

章懋字德懋浙江蘭谿人也天順壬午掄魁于鄉成  
化丙戌會試第一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脩會元宵  
舉放燈火命館局賦詩懋與同官莊梟黃仲昭連名  
論諫忤旨杖闕下左遷知臨武縣言者申救改南京  
大理寺左評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  
為己任由是勘獄牒剔吏蠹賂官邪滌民瘼招通番  
貨以便商聽民採礦以絕盜認納海田虛稅計擒泰  
寧尤沙諸盜考績赴部疏乞解官吏部尚書尹旻詰  
之曰不罷汝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懋曰古人正

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 公不取視民如傷懋  
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鬢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竟  
得請既歸閉門却掃不入城府力耕以自給四方弟  
子執業者雲從名卿隱士接軫于門家貧刈蔬脫粟  
而餉之或諷為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請著述曰儒  
先之言至矣刪其繁蕪可也弘治辛酉以薦起南京  
國子祭酒母喪力辭詔增設司業聽終制赴官癸亥  
服闋再辭弗允始就列首厲教化明道術肅儀軌六  
館之士翕然向風姑蘇尤懋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涕  
泣懋許之或謂無例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  
母子之情也再上脩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改  
元陳言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  
疏八上乞歸尋陞南京太常寺卿進禮部侍郎致仕  
今 皇帝中興特進南京禮部尚書仍致仕辛巳冬  
卒年八十有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素素曰章公以純粹之資塞淵之德耄期好學博而  
能約含章自晦碩聞益彰譬之良玉在璞而孚丑自  
殊易曰篤實輝光斯人之謂矣

羅倫

羅倫字彞正江西永豐人也成化丙戌會試第三廷

對萬言不屬草中引程正公語接賢士大夫之時多  
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者欲節其下句倫不可遂  
薦第一授翰林脩撰大學士李賢遭喪 朝廷留之  
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且  
曰必不得已請准富弼故事終喪及劉珙故事言事  
反覆數十言疏入調泉州市舶司提舉明年召還改  
南京脩撰辭疾歸隱金牛山授徒著書嘗欲倣古置  
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弗受或衣之衣遇道  
死者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飯妻曰瓶粟罄矣命其  
子干之旁舍比舉火日午矣倫晏如也提舉時例當  
得折薪錢其人以乏欺之即放遣不問山中結茅以  
居間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時人莫之知也所著  
有一峯集

袁孝曰昔宰我欲短喪孔子深惡之漢景帝遂以日  
易月後世多因襲其陋夫身為大臣百官之表而覲  
然曳組綬棄衰麻且非有金革甚不得已之事縱倫  
不言獨不愧於心乎倫雖坎壈以死而天常人紀賴  
以不墜自是大臣無起復者倫其有功於名教也哉

莊景

莊景字孔暢直隸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



士授翰林院檢討與江西羅倫及南海陳獻章相友善尋同編脩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諫止上元放鰲山燈忤旨謫湖廣桂陽州判未行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遭艱服闋不起巡撫都御史王恕欲以白金十五鎰治其廬不受弘治甲寅以薦赴部入謁三揖不跪太宰耿裕起揖延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復除行人司副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丙辰以病告歸丁巳尚書倪岳考臬老疾免官而臬已在告踰歲矣所著有定山集袁袞曰世稱莊定山豪邁胸中多奇早以忠諫著聲

能取友當世老而赴召偃蹇以去不出可也

### 吳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國子司業溥之子也弱冠見伊洛淵源錄心慨慕之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日取四書羣經及先儒語錄玩味之不下樓者數年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神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又之名聞京師累薦弗起天順間以石亨薦上命行人曹隆賜璽書加東帛徵之既至命為左春坊左諭德上疏辭召見文華殿對曰老病不堪供職上不允顧謂大學士李賢曰此老非

迂闊者務令供職與弼終不就詔許之進十事再召見慰勞遣行人王惟善送歸道遭風幾覆舟衆皆駭怖獨正襟危坐居鄉動必以禮不受變於俗家貧力耕以自給四方來學者束脩皆不受嘗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天下難矣必除之吾可出又嘗病宋未笈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云卒年七十九

袁袁曰昔楊時赴蔡京之薦為朱子所譏與弼雖不拜官然石身之薦不出可也其學無所概見所著康齋語錄及上言十事皆常談無過人者其惡宦官釋氏及病宋末語錄之繁可謂有見矣要之力學脩行不失為儒者不至如尹直所譏也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也從吳與弼游慨然以斯道自任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其齋至性純孝父病劇嘗糞味苦尋愈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哭踊絕而復蘇父之柴毀骨立杖而後能起三年不入寢室月朔之薦四時之享及總功之喪動遵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從學者築書館居之語學則曰為己

語治則曰王道所著有居業錄教齋集

袁襄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入聖之準也世有博物洽聞而不知反之身心靜坐尸居而不知學于古訓以是為博約其亦異乎孔氏之教矣觀胡公之居業錄平實簡易而粹然一出於正其尚無悖乎博約之訓者歟

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生之前夕太夫人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幼秉竒悟正統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會試不

第聞江西吳與弼講學于臨川遂棄其學而學焉丁亥游太學祭酒邢謙試獻章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謙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為颺言于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羅倫章懋荏晁賀欽輩皆與游欽時為給事中間獻章論議即日解官去獻章歸四方學者日益衆江西布政陳煇脩復白鹿洞書院成聘獻章主之不就壬寅以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薦赴京師召試吏部辭疾不往上疏乞歸養授翰林檢討上表謝不辭而去教人以主靜為先或勸之著書不答弘治庚申卒所著有白沙集同時有陳真晟

字剡夫漳州人也以主敬為學嘗獻書闕下請補正學不報

表表曰 國朝自河東薛公倡性理之學乃後臨川有吳與弼新會有陳獻章皆以盛名赴徵薦二子之學無甚相遠其亦有志于希賢者歟

### 賀欽

賀欽字克恭遼東廣寧人也成化丙戌進士授給事中聞南海陳獻章講性理之學即日抗疏解官去執弟子禮 孝皇登極以大臣薦授陝西布政司叅議上疏懇辭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

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為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之內閣俾叅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祖訓內官之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奈何近年以來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之輩或陷主虜庭身

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悞國蠹政殃民昭々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以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為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故頽敗之俗尚仍其舊

而未極其新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矣疏入朝廷允其辭而四事斥以浮泛罷之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義州民聚衆縱火劫財城中大擾亂相戒毋入東街驚賀老翁鄉人請欵往撫欵從敏幹子弟十餘人往衆皆羅拜跪乞示生路欵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猶可活鎮城有體勛人來渠輩但拜跪乞命慎毋殺人已而體勛人果至頃吏人報發軍來勦衆復呼譟相聚曰賀老翁不曾說謊再往問之欵曰城中擾亂

至此鎮滅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無害也衆唯唯退城中竟不傷一人欵家居杜門潛心理學清脩篤行鄉閭化之稱曰醫閭先生

表裏曰孔子稱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賀公力行而鄉閭自信使強暴者投戈單心唯其言是聽此非忠信篤敬之驗也乎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信夫

### 陳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福建莆田人也少喪父補興化衛總旗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誦

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魯顏之克己曾之日省學聖之法也作者克錄以自考弘治丙辰登進士奉使廣東所司以故事致贐不受從陳獻章游教以主靜作靜思錄授吉安府推官政務大體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妻有夫死而嫁其孕妾者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類其姊爭者愧服考績歸至淮幾凍死所知覆以敝裘救之拜監察御史劾罷尚書侶鍾尋以母老乞終養躬灌園以給出則手執小油蓋卧破席無惟吏部以茂烈孝養清苦奏改為晉江教諭資其祿疏辭不

拜復援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制可有司月給米  
三石復具疏辭不許母卒、毀致疾亦卒御史王應  
鵬列狀以聞詔表其宅里曰孝廉祀之鄉賢恤其家  
表表曰漢世以孝廉設科取士猶有古意自鄉閭之  
教衰而孝友之風微士皆希寵干祿遺其親而不顧  
若陳生者其獨行君子歟

### 楊守陳

楊守陳字維新浙江鄞縣人也景泰辛未進士選翰  
林庶吉士授編脩歷官至吏部右侍郎成化初開經  
筵守陳以尚書武成篇進講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  
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  
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為肆情嬖  
豔者乃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之所以無為者由其  
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王之所  
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  
其心皆嘗憂勞以有為乃始逸樂而無為也後世人

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耳  
上為聳聽 敬皇帝即位詔集議桃廟禮官請桃懿  
祖而以德祖比宋禧祖百世不遷守陳上奏曰禮天  
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此乃孔子之言凡號太祖者  
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  
論其本統也宋之禧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  
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取王安石之說而  
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中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  
既以配天而不正南面之位名與實乖若謂降而合  
食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

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廟升祔請并桃德懿熙三祖  
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桃盡則以 太祖擬商  
周契稷而桃主藏於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  
不能從弘治改元復上疏請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  
大略謂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  
少則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優詔嘉納焉脩 憲  
廟實錄為副總裁兼理部事尋命以吏部侍郎兼詹  
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  
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



難後史官不記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闕 景泰帝已復位號而 英廟實錄猶書 邸戾王附是宜改正故事群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疏未上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守陳博學多識嘗奉命教內侍有德之者欲援之謝曰吾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以白首改節邪

袁袞曰楊公議桃廟禮謂 德祖不可比稷契是已而已 太祖比稷契安乎故當時議者皆主倪文毅

吳文定之說傳曰議禮之家名為聚訟信哉其所論欲脩建文景泰兩朝事惜未及上言施行之也雖然豈終湮沒哉

### 丘濬

丘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也少孤力學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譏許衡仕元之非正統甲子舉鄉試第一景泰甲戌廷試第四改翰林庶吉士與脩寰宇通志成擢編脩進侍講與脩 英廟實錄或謂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已已微于公天下具左袵矣武人挾私忿誣其不軌豈可信邪功過皆據實書之書

成侍講學士脩宋元通鑑綱目成進翰林院學士陞  
國子祭酒尋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時文體尚奇  
惟濬考南京鄉試及會試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士有  
慕道學者立異以徼名濬因會試發策言之嘗著家  
禮儀節朱子學的及世史正綱作大學衍義補上之  
賜白金文綺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脩 憲廟實  
錄為副總裁書成加太子太保弘治四年冬命兼文  
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七年進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兼官如故首上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  
請訪求遺書吏部考察天下官當黜者幾二千人濬

上疏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歲  
而黜者且徒信人言未必皆實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 上深然之有詔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  
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濬博極群  
書以經濟自許兩廣方用兵上書李賢具陳方略賢  
繳上之詔以其策付總帥韓雍施行之卒年七十五  
贈太傅謚文莊

袁袞曰丘公以辨博之學勤於纂述其用世之志亦  
略具衍義補美及位密司竟不能施行其言豈時與  
勢邪抑天下事有不可行者邪昔人有言退而

論天下之事易進而處天下之事難信矣夫

### 吳寬

吳寬字原博蘇之長洲人也累舉不第貢入太學上海張汝弼見而奇之曰天下亦有貢士若此者乎武功伯徐有貞慎許可獨折節與文曰此館閣器也成化壬辰中會試第一人廷試復第一寬素工古文辭及官翰林所著作輒傳播中外每東朝進講至理亂興亡未嘗不反覆言之也孝皇之在東宮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中不過數月一日中不過數刻古者八歲出就外傳

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人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弘治末孝肅太皇太后崩詔議祔廟之禮寬時掌詹事府事上疏言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為別廟之証漢唐亦然至宋乃有竝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唯李宸妃之歿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追尊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詔立廟別祭如寬言寬好古力學於權勢泊如也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同年賀解元恩遘疾京師遷歸其家朝夕視之賀死為服一月喪既官尚書歸至里第必步行未嘗

乘輿成化弘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受知 孝皇寬居憂嘗虛少宰以待然竟以持正不得柄用天下惜之仕至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論曰素童時即竊慕吳文定之為人其忠信端厚蓋得之天性及讀其文紆徐雅馴出入歐蘇間卓乎成一家言其所謂有德有言者哉

### 王鏊

王鏊字濟之吳人也少游京師吏部侍郎葉盛試所學竒之時吏部尚書王翱新逝盛曰夫一王翱得一

王鏊安知非後來忠肅乎乃親具儀槩遣從編脩陳音游成化甲午薦應天第一明年試禮部復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院編脩九年進侍講弘治初充經筵講官時內官李廣怙寵干政鏊進講意存諷諫 上退謂左右曰若等知今日講官之意乎蓋謂廣也

上出遊後苑鏊講無盤于遊田詞嚴義暢 上悚聽自是不復出遊脩 憲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 陞侍講學士充經筵日講官 武廟出閣進兼左春坊左諭德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李廣敗大臣多被污鏊獨不與壽寧侯與鏊有

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為過鑿曰昔萬  
循吉攀附昭德吾嘗耻之乃今自附壽寧邪 孝皇  
末年將大用鑿以憂去 武皇登極起為吏部侍  
郎內官馬永成等八人蠱惑 上心日事逸遊給事  
中陶諧劉蔭等論諫鑿言于戶部尚書韓文曰此國  
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僚之表獨無一言邪六部  
會疏以請時吏部尚書焦芳黨附八人不肯與名韓  
乃令戶部郎中李夢陽代草疏入 上大怒召諸大  
臣左順門宣旨切責衆相視莫敢言鑿獨進曰八人  
者實蠱聖心不去之將亂天下韓復抗言之 上将

遠竄永成等而八人者環泣抱 上足乞命上頗憐  
之事遂中变劉瑾既用事首擢焦芳入內閣以鑿時  
望也乃命竝典機務拜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尋加柱國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  
日益橫惡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必欲殺之  
鑿於衆中大言韓公清忠粹德天下所知萬一死非  
其罪如萬世公議何由是得釋劉大夏在廣西嘗易  
置土官岑氏瑾矯旨逮下錦衣獄欲坐以激变鑿言  
今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為激变邪竟減死  
論時內閣舊臣惟李東陽數稱病不出而焦芳者惟

瑾是聽鑿獨正色危言數以事忤瑾三疏乞歸瑾敗  
言官數論薦不起今皇帝入正統賜璽書遣行人存  
問鑿好學至老不倦於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經文  
章簡嚴雅則多出於韓荊所著有震澤集紀聞長語  
行于世

論曰世以文學稱王公豈知王公者邪厄于權奸竟  
不得一用所學少據其經綸天耶人耶昔敬輿沮于  
延齡古今同惜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奚獨王公哉

### 林瀚

林瀚字身大福建閩縣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翰林

庶吉士歷官國子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待  
諸生嚴而有恩凡差撥歷事定立規條雖勢家子不  
得請託越次歲積膳役羨銀悉貯之官購置祭酒私  
署創建師儒公廨嘗因災異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  
冗官清吏弊定庄田折益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  
收才望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時有御史逮獄儒生  
傳奉授中書瀚上言御史當俯垂寬宥以全風憲之  
職中書宜收回成命以杜倖進之門疏入不報未幾  
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  
之根本京城內外軍民艱窘宜量發賑濟曰佑啓皇

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春宮毓德宜督進脩屏耳目之  
玩好戒禁苑之游觀曰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  
各省兵荒相繼賦役日增宜節省財力慎重名器曰  
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  
七年 聖祖開科取士之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  
賢路正德改元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會災異  
復卒諸司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集群議以  
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  
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脩武備以禦寇盜省匠  
役以甦民困節二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

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逆瑾亂政素嫉瀚  
守正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贐以体金且  
議上章直之瑾聞之愈怒勒科道招辭連瀚同黨乃  
矯詔降浙江左叅政致仕後瑾復矯詔指瀚與大學  
士劉健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都御史張敷華為朋  
黨頒示天下瑾狀誅詔復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謚文安子廷楫官至工部尚書

袁袞曰林公端厚邃醇正色危言卒犯大姦籍名黨  
議幾蹈不測邦之司直具斯人歟

項忠

項忠字蓋臣浙江嘉興人也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遷陝西司員外郎己巳扈從北征羈留虜中飼馬久之挾二良馬南馳馬疲遂棄馬步走間道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疾藜刺者百數還陞山東司郎中景泰二年陞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謀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忠曰賊無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天順三年拜陝西按察使歲饑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六年丁母喪陝人赴闕留者千人詔還任明



年以大理卿徵既行陝人復詣闕下借留乃拜右副都御史撫其地時洮岷生熟番作亂調兵撫捕之遂降成化改元虜寇延綏調兵禦之虜遁走關中水泉并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奏開渠三十里復疏鑿涇陽鄭白渠灌田七萬餘頃四年固原土達滿四版據石城守將寧遠伯王壽廣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价等帥師勦捕失利都指揮費良死之詔以忠總督軍務同總兵官劉玉討之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忠即斬一千戶以徇衆乃定會有星孛于台斗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忠曰賊害生靈惡貫滔天

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候援至即以師據賊水草困之朝廷以師久無功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奏曰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用時兵部及前失律者惡忠異已各扇浮議忠堅主坐困之策相持者百日忠度賊已困單騎抵其寨諭以禍福賊衆多出降獨滿四與左右數來劫營前後大小三百餘戰輒敗之已而滿四使愛將楊虎狸出汲被擒忠命曳出斬之虎狸乞命忠乃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鉤賜而遣之約為內間卒擒滿四斬首七千六百有奇

俘二千六百因陳四事為經久計 上皆從之凱還  
進右都御史京圻大水勅忠巡視發廩賑之復勸貸  
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各萬餘所全活者  
二十七萬八千餘人荆襄賊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  
也倡流民為亂命忠總督軍務乃下榜招諭其負固  
者縱兵搜捕放遣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  
千餘級獻俘于朝者百餘人進左都御史仍獻便宜  
十事詔暫留撫治會有星孛于天田言者謂荆襄殺  
戮所致忠再疏自明言為國任怨實未嘗妄殺因乞  
骸骨 上溫詔慰勉尋召還成化十年拜刑部尚書

踰月改兵部錦衣百戶常瑛挾汪直為訶察屢興大  
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言忠奮筆草疏率諸  
公卿奏之瑛坐謫戍朝野稱快而其黨千戶吳綬者  
先在軍中以撓法為忠所黜時方用事乃極力構忠  
坐落職尋復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  
子太保謚襄毅

袁襄曰始余讀鈞陽馬公西征石城記知項公有將  
略浮言不顧卒以成功昔先零未服而辛武賢請亟  
進兵淮蔡將下而李逢吉請班師非漢宣之明唐憲  
之斷何以成功哉項公雖得之滿四然卒以荆襄招

怨讟故曰難成者功也易興者謗也君子以身任天下之事死生以之而焉能使人之不我謗哉

### 陳俊

陳俊字時英福建莆田人也正統丁卯舉鄉試第一戊辰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遷員外郎即中嘗督天津諸衛舊欠秋青草束奏減三十五萬束蘇松諸郡負折糧銀七十五萬有奇俊往徵不數月悉完天順中兩廣用兵遣俊督餉下令弛鹽商越境之禁使得隨處貿易而別輸粟二斗以餉軍成化乙酉陞南京太常少卿戊子召為戶部右侍郎時邊務殷四方奏

災傷移咨旁午俊裁決如流曲當事宜辛卯京師饑奉勅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俊請凡糶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壬辰命將北征勅俊督餉于秦晉諸邊時歲饑邊廩空竭而榆林延綏道險遠輸者病之俊發金于內郡市易且脩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便飛輓凱還加俸一階尋遷吏部進左侍郎丁酉拜南京戶部尚書庚子改兵部叅贊機務甲辰轉吏部丙午致仕加太子少保弘治元年卒謚康懿俊簡重以清白自持位至大卿蕭然如寒士

袁袞曰陳公以綜練之才所至職辦其脩慎簡重亦近時之名卿也

### 高明

高明字上達江西貴溪人也童時割股愈母疾以孝聞景泰辛未進士拜監察御史巡都城所議獄多著為令巡按河南罷去不職吏六十餘人天順改元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法汝言下獄死明直聲益振都察院獄囚忽劫獄走衆相顧駭愕明馳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使號諸塗得卒百餘襲捕之庚辰劾天下述職官御史趙明為疏首實明所草

也辭頗激上詰草疏者為誰明請獨任不以累趙都

御史寇深素重明從容言于上曰累年彈文奏草

皆出高明手幸不以細故為罪上曰是能御史也

置不問吏部奏擬明為山東按察使上謂李賢曰

高明宜內任又謂寇深曰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大理

寺丞御史鍾同景泰間諫復儲下獄死屍久不獲明

求得之率諸同年買棺治斂屬其子歸葬焉憲廟

即位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時淫雨為災明極言內自

宮禁外至夷狄皆有陰盛陽微象又請塞納馬納粟

諸倖塗薦即中何宜等可用揚州鹽寇作亂勅明督

捕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擒滅九  
百餘人中官鬻私鹽擅執儀真衛指揮卒閔不可解  
明撫卒令勿譁籍其鹽入官舉刻如法覈南京諸曹  
不職者三十人清四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劾戶  
部及諸巡撫官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多施行焉尋  
乞終養歸上杭盜起勅起明往捕力疾視事俘四百  
餘人誅首惡四十餘人餘悉輕坐海濱民集亡命為  
不軌止坐妖言律誅之奏置永定縣疾作上疏乞骸  
骨不俟報去嘗自號五宜居士曰無才一宜退有疾  
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再起

功成疾作宜再退

袁袞曰高公為御史號敢言兩奏捕盜之績功成勇  
退賢於流俗人遠矣昔孔戣言三宜去司空圖言三  
宜休古今人豈相遠哉

### 鄧廷瓚

鄧廷瓚字宗器湖廣巴陵人也景泰甲戌進士授淳  
安知縣政尚慈惠不求赫一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  
兵部尚書張鵬巡撫廣西薦廷瓚知梧州會丁母憂  
不果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號難  
治吏部求其人得廷瓚曰是嘗薦知梧州府者既至

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凡城郭街衢及祠廟解舍以次興造歷遷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黑苗叛上勅廷瓚兼督其軍招撫不從調兵勦之斬首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械送首惡于朝條上十一事始設都勻府獨山麻哈州清平縣擇流官土官兼治之尋命總督兩廣軍務政尚清淨屬吏不職劾罷其太甚者一二人而賢勞者輒薦舉之奏狀冗濫曰祿出子民毋徒費也奏改都御史金澤巡撫江西以便徵調遷衡州兵備于柳設千戶所于廣東之瀧水調遣新

軍守禦而給地以為屯種悉施行之瓚以恩信撫蠻夷兵不輕出出必成功若鬱林川雲壚大桂諸蠻及四會等賊以次平之官至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袁袞曰鄧公以寬簡為政以勤敏集事善委任其下不疑卒以成功不賢於瑣細苛察者邪

王信

王信字君實陝西南鄭人也父忠征迤北戰死正統中襲寬河衛千戶已巳也先薄都城拒戰西直門外有功擢永清右衛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征五開蠻遷

指揮同知天順辛巳曹欽反戰東市遷指揮使選充  
文華殿侍衛成化初尚書王翱薦鎮通州改守倒馬  
關繕治城堡虜不敢近丙戌石和尚劉千斤反信時  
守荆襄率數十騎馳據房陵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  
四千餘奄至合圍亟攻而主帥逗遛不救信多張旗  
幟舉火晝夜不息相持四十餘日間命死士出城五  
六里舉火礮賊以為援兵至驚潰走追斬六十級陞  
指揮同知改鎮臨清兼管倉糧凡公私利病及河道  
閘壩廢壞區畫悉當盜戢民安尋作鎮湖廣有詔詢  
軍民機務條上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

罰選能吏禁窩戶練將才慎守備又疏言地方水旱  
禾稼漂淹卽陽新築城垣衝坍過半軍民有愁歎之  
聲倉廩無儲蓄之備將來之患可不預防因條四事  
一慎專任二實倉儲三脩兵衛四禁科罰悉施行之  
永順保靖二長夷世相讐殺諭以威德悉奉約束靖  
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滅之信巡邊面諭竟  
不煩兵而下詔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之由苗  
皆稽顙謝曰累歲苦麾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  
如此我方願為屬役顧敢反邪辛丑信上疏曰湖廣  
蠻夷雖曰腹中之蠹實無能為但我軍利其竊發可

以邀功今宜挑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  
息荆襄流逋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及誅  
殺恐及無辜城池器械武備之急務當脩葺完固整  
飭犀利以防有警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  
積歛獲未竟餼糧已空機杼終停布縷何在求免饑  
寒必不可得乞選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  
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  
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  
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於所司疏薦所  
部都指揮劉斌張全其略曰英俊之士虔心剛正寧

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  
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  
日上道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  
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帥府舊有湖前官漁利其中  
信命開通以泊運舟凡公私勢要奪水病運道者一  
裁以法信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歷鎮大  
邦不營私產不為子弟乞官尚書劉大夏嘗曰予在  
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  
袁袁曰王將軍好謀善戰有文武材其廉約不擾苟  
無纖華廐無肥良敝袍緩帶娛意文史亦儒將之優



者乎

劉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也天順甲申進士授兵部主事歷陞職方司郎中時有中官獻取交南策有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大夏匿其籍使者數被撻若弗聞者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入言之事寢朝鮮使者為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大夏曰朝鮮入貢自鴉鵲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關迂回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今欲改道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北虜數寇雲中邊將失律中外震驚

每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輒有效  
時右侍郎缺中官欲薦大夏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  
見大夏遜詞謝之遂乞外補出為福建叅政奉勅巡  
海道兵火弛倉儲為勢豪所侵且盡首選衛所軍政  
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軍造戰哨船各千艘葺倉  
計儲立收支法進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  
祠念宋慈元后陵寢無主立廟祀之河決張秋擢右  
副都御史往治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大夏曰河  
性猛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宜治上流導之  
南行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

軌而後決可塞也乃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  
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  
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弘治  
丁巳北邊乏糧芻大夏以戶部侍郎簡命經畫至則  
召父老日夕問畫得其要領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  
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但願告報者米十石以上  
草百束以上俱聽雖中貴子弟不禁也故事糴買糧  
百千石草千萬束乃聽中貴子弟爭射利轉買邊軍  
民糧芻以納大夏既立法邊軍民有糧芻者得自告  
報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由是倉場有餘

積而私家有餘財夫尋乞致仕歸庚申進右都御史  
總督兩廣軍務旌材賢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事不  
便者悉釐之壬戌陞兵部尚書進太子太保時北邊  
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謀出兵 上召大夏  
問計大夏不可 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  
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 太宗但今兵將遠不逮耳  
且當時如國公立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  
今之將帥又在立福下焉能決勝遠討 上悟曰朕  
幾為人所誤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軍士何如對  
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氣上曰在衛有月糧從

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困于漕運江北困于  
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翼日  
詔諸司凡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上欲於近地團操  
人馬以衛京師以問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  
都司以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此意尋有御史請  
將保定軍萬人回衛團操 上可其奏忽有造飛語  
帖子于宮門誣大夏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  
曹不得私役此軍怨而誣之耳脩清寧宮奏減軍夫  
五千餘人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  
劉大夏不以大工為事率意減去人夫即調旨切責

大學士劉捷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大夏累乞歸朝廷每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彼將以不職固辭孰可代之司禮監入告 孝宗欣然納之卒減工役癸亥四方奏災異京師四月五月不雨條上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軍士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生民之財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悉施

行之 上每有大政事每召大夏及都御史戴珊面議乙丑春奏對畢出白金二錠以賜曰卿寺將去買茶果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接見人者如卿寺雖閉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朕知卿寺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大臣各懷慚懼也 上一日召大夏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密寫揭帖封進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對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

糾封墨勅之弊也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  
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  
日又上下俱有弊臣不敢効順 上稱善者久之上  
嘗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大夏  
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併  
執政大臣面議務求至當順理而行便是太平 上  
曰內閣亦未可盡托劉健嘗薦劉宇可大用以朕觀  
之宇小人也豈可用哉戶部郎中李夢陽言事下錦  
衣獄尋詔復職他日獨召大夏奏事畢 上曰近日  
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惟呼 聖

德如天之大 上曰李夢陽奏事關戚畹且語言狂  
妄朕不得已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作  
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而釋之朕  
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便令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  
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復  
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此事竟  
舜之仁也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  
大夏獨召對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  
朝廷耳古之聖帝明王徃徃屈意從之閔珪所為無  
足異者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

曰臣幼讀孟子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叟殺人臯亦  
執之而已今之法司似未可深責也 上領之旨下  
一如珪所擬北邊總兵員缺有李某者託近戚以請  
欲傳奉得之 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  
復踵其人懇請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議之太監李榮  
對曰有旨傳奉劉大夏且執奏中官口傳彼豈聽受  
邪其人懇不已上一日朝罷獨召大夏授一帖子啓  
視之乃硃書其人姓名也退語同列曰 上既命推  
舉當以堪任者聞如某終不可用明日推某某以請  
內批徑用李某未幾具人以劾取回 上他日謂大

夏曰何用李某出不得已今敗事矣悔不用卿言光  
祿寺多冗食大夏因歲饑疏論之詔裁減歲省銀錢  
八十餘萬奏革騰驤四衛勇士節宮府冗費數百萬  
每奏事內庭輒造膝 上左右顧內侍郎退避奏畢  
復侍駕一日奏對久不能起 上命李某與某扶掖  
出順門外榮且扶且言曰吾輩行事多失幸於 上  
前隱惡揚善大夏曰 聖上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  
敢輕毀譽人某今日來退 上曰李某亦言卿是好  
官某與公踪跡踈遠不知何以若此榮曰當朝大臣  
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孝皇賓天四上章請老

致仕逆瑾擅權日誅求臣僚而劉宇者素憾大夏昌  
言于瑾曰抄劄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因尚書潘  
蕃總兵毛銳獄詞連大夏遂矯制逮赴北鎮撫獄同  
繫者請行賂以求生大夏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  
貸免死則累子孫且喪一生矣瑾怒欲置之辟會議  
朝堂左都御史屠繡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充  
軍罪亦無邪法司阿瑾意引例成肅州士大夫聞大  
夏出獄且喜且泣發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  
老涕泣士女携筐饁進果食有焚香密禱者曰天乎  
願我公生還到配所即買地為墓不挈子姓侍行或

以問大夏曰吾仕宦日不能為子孫乞一官令發配  
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乎庚午寘鐺逆亂肆赦  
天下得放歸瑾誅復官致仕卒于家謚忠宣

表表曰 敬皇帝之御極也寤寐忠良優禮元老廟  
堂有都俞之風薄海奏熙和之績維時華容劉公獨  
以篤棊之忠受特達之遇晝日三接寵冠百僚造膝  
黼衣前席宣室屏人密語日旰未退雖元勳碩輔腹  
心禁近不得與聞君臣之交不啻魚水朝野望治立  
登三五而鼎湖抱泣避荒僻裔如喪考妣劉公白首  
束縛幽圜遠戍青海士大夫聞者知與不知無不流

涕遂使毒流縉紳幾搖社稷剝復相倚天實為之余  
讀劉公事輒掩卷泣不能已豈天未欲平治天下邪  
將虞夏世遠終不可復邪夫既有君有臣矣而垂成  
之功隳於奄忽是曷故邪

### 韓文

韓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家世居相州宋魏公之裔  
也生時母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因名  
文成化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劾左都御史王鉞  
邀功啓釁且薦王竑李秉宜召用語侵兩宮 純皇  
帝怒逮至文華殿考訊幾死歷遷南京兵部尚書叅

贊機務歲凶道死者相枕藉移咨戶部請預支官軍  
三月俸糧度支以未得命為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  
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邪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  
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改戶部尚書尋加  
太子太保 敬皇帝召見諭以鹽法大壞邊餉不足  
使釐革宿弊文退上七事一日革開中引鹽之弊二  
曰革興販私鹽之弊三曰革賤賣官鹽之弊四曰革  
買補殘鹽之弊五曰革夾帶殘鹽之弊六曰革越境  
賣鹽之弊七曰革運司廢弛之弊指摘剴切深蒙嘉  
納太監苗達征虜無効日費逾千金文論劾之達銜



甚乞文督餉以圖中傷而文復疏請追究羽流幻術  
抑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窩占引鹽乞討  
織造怨讎叢集文自如也 毅皇帝登極逆瑾等竊  
簒威福虐焰薰灼縉紳率目顧以避禍文首倡府部  
科道等官伏闕抗章暴其罪狀繼之以泣乞置諸法  
毅皇帝覺悟已得請矣亡何輒報中止瑾愈肆矯  
旨降級致仕言者論救再降級間住子士聰高唐知  
州士奇刑部主事皆坐免為民仍假失落簿籍矯旨  
差官校械繫下錦衣衛獄會早朝有投匿名文書于  
丹墀錄瑾罪惡且言必欲殺文以報私怨瑾愈怒仍

矯旨罰輸大同米一千石後更罰二千石皆稱貸以  
給庚午瑾誅詔復原職致仕今 皇帝中興賜璽書  
褒嘉尋以守正被害加太子太保令有司存問復賜  
誥有曰比因權姦之竊柄痛惟朝政之紛更乃能守  
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闕屹乎山岳之難搖  
甘奇禍以忘家凜爾水霜之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  
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于九表之餘人心攸屬繼韓  
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彰每宣讀畢文輒俯伏感  
泣卒贈太傅謚忠定 國朝謚忠定者蹇義及文二  
人而已

袁襄曰自古小人之親伺神器者必先誅戮以立威而後其勢乃成然必先去其素所畏憚之人而後可以如志是以石顯殺望之王甫誅陳寶何者忠佞不兩立其勢然也華容洪洞皆逆瑾之所畏忌者也故其得禍最烈而首先去之是固知其必不附已且不如此不足以逞其所欲也噫有天下者其無使小人去其所畏以成其勢哉

### 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鉤州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監察御史兩按山西湖廣有聲天順癸未陞福建按察

使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滿四反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都御史項忠會兵討之生擒滿四捷聞陞左副都御史時漢中李胡子潼關火蝸兒滿城王彪各聚眾劫殺悉剪除之壬辰虜寇臨鞏文升督兵追之黑水口生擒平章鉄烈孫斬首數千遂陳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北虜寇固原及好水川檄召諸路兵按伏湯羊嶺虜至伏發盡棄輜重遁走擒斬二百餘人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焉乙未召為兵部右侍郎適遼東有警命往備之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復上禦邊十五事事

寧陞左侍郎卽食二品俸戊戌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罪上命文升再往時太監汪直亦奉命巡邊陰主鉞議邀文升偕行弗聽先馳赴其地招撫黑鎖忒等二百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無所獲深啗之而陳鉞者戎裝郊迎除道設供張甚備見直叩頭屈膝跪文升獨與抗禮鉞復厚賂直以傾文升直還奏文升不與虜農器以啓邊釁而言官復劾鉞激變事情詔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再往勘一如直言遂逮文升下錦衣衛獄文升言實禁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重慶直敗詔復文升官

致仕甲辰起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弘治改元召為左都御史掌院事上耕藉田文升與行九推禮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邪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獲釋哈密忠順王先為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擄併奪王母金印鎖檀死弘治四年其子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以聞文升請立元之遺孽陝巴者襲封忠順王以主哈密未幾阿黑復擄陝巴及金印以去文升時為兵部尚書請以阿黑麻所遣入貢馬

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廣閉關絕貢以孤  
其勢而阿黑麻復遣牙蘭據哈密文升請勅肅州副  
總兵彭清統蕃漢兵襲牙蘭牙蘭遁走追勦六十餘  
人阿黑麻遣使謝罪入貢併以陝巴金印來歸遂復  
哈密建州夷當伏加謀叛械繫京師巧辨不服文升  
徐以數語折之遂甯海南戊午春 皇太子出閣加  
少保兼太子太傅文升上疏曰太子國之儲貳天下  
之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  
恐虧損威德 上欣納焉虜酋火篩寇大同威遠京  
師戒嚴 上親洒宸翰賜以尚膳召文升至便殿咨

戰守之策因舉保國公朱暉等練兵以待且令各邊  
謹斥堠脩戰具虜知有備遁去轉吏部尚書 上召  
至煖閣面諭曰明年天下諸司朝覲卿務用心訪察  
大彰黜陟之典文升對曰聖心求治如此宗社之福  
臣敢不盡心以圖報稱仍命中官扶文升下階乙丑  
考察大朝官員汰去不職者二千餘人人無異議正  
德改元太監王瑞以大昏禮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番  
字文升不從給事中安奎言宜聽文升言瑞慙憤誣  
文升抗拒賴大臣力救得白會兩廣缺總制被薦者  
不樂于外乃嗾御史劾文升文升求去疏凡二十一

上未幾致仕卒贈太師謚端肅

表表曰 敬皇帝之末年也勵精綜核寤寐俊髦鈞  
陽馬公實秉衡鑑六曹之長皆民譽也下至百司濟  
、可觀是以士敦耻讓俗返淳樸衆賢和于朝萬民  
和于野雖成康文景之際蔑以加矣

